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又贊其畫像曰擴仁義之端至于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于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于此者尙有以小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又序其文曰敬夫天姿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旣足以名于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

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于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其高遠而卒反就于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

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便肯改

又曰敬夫見識高卻不耐事伯恭耐事卻有病

又答王晉輔書曰南軒之書多未斷手而不幸卽世而或者不察一例流傳使人不能無遺恨所以前此爲之刊削別爲定本蓋推本其遺意非敢以私見輒有去取也

又語類曰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

又曰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嘗與閒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卽時令人移正之

周益公祭之曰嗚呼天生烝民受中惟一或哲或愚則繫其習嗟嗟敬夫氣稟則直能擴而充又學之力發揮伊洛排斥老釋有德有言後來所式

吳竹洲祭先生文曰嗚呼先生忠孝之節世有家法淵源之學心契聖傳今其已矣嗚呼蒼天某生不肖爲世所棄先生誤知見謂忠義相期許國志同生死嗚呼蒼天負我知己豈惟知己一世所慟士失範模國喪梁棟嗚呼蒼天窈冥玄默呼之而莫子聞撫之而莫子測惟聖賢之生世幾相逢而或失顧所施之不究匪斯今其自昔嗚呼先生其又何憾感

陸象山曰元晦似伊川敬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卻通疏

葉紹翁曰南軒書說解酒誥曰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
供賓客此卽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于失德喪
身卽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之降威者乃併天之降
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
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于暴殄天物釋氏惡之
而必欲食蔬茹果吾儒則不至于暴殄而已衣服而至
于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
奢侈而已至于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
已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

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考亭先生謂是解千百年儒者所不及

眞西山跋先生永州雙鳳亭記曰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爲少作而削之耶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以治其身使合于禮在內者粹然而在外彬彬焉其本不出于修身其極可施之天下此之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劉聲伯贊張宣公曰玉質金相卓爾良貴有鑑在心明
利與義大原斯闡維世之模表裏不貳皇皇聖途
王魯齋爲宣公贊曰歷堦勇進欲蛻理融濂溪霽月沂
水春風先立乎大未見其止志義偉然死而後已

黃東發曰南軒先生講學專主涵養持敬謀國專主致
君讎敵居官專主恤民練軍乾淳諸儒議論與晦翁相
表裏者先生一人而已晦翁之言精到開拓足集諸儒
之大成先生之文和平含蓄庶幾程氏之遺風晦翁精
究聖賢之傳排闥異說所力任者在萬世之道統先生

將命君父之閒誓諸讎虜所力任者在萬世之綱常元氣胥會二儒並出其更相切磨友誼卓然又足使千百世興起嗚呼此其所以爲乾淳之盛歟

又讀先生語錄曰讀南軒議論當觀其天性忠孝以義理發爲政事處

方桐江南軒集鈔序曰南軒以魏國忠獻公爲之父以胡文定五峯爲之師以晦庵東萊爲之友而又取諸古人其修身也期以顏子爲準的著希顏錄其治世也欲以孔明爲準的著諸葛武侯傳上下古今內外體用學

口得其要以守之其親切可概見者蓋如此

虞道園記南軒書院藏書閣曰張子以丞相魏公之元子天資粹美異于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仁之道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以和而不激極舒遲溫厚之意端嚴以正而不阿朝進暮繹同歸一致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蟬蛻人欲之私眷容天理之妙其所至盛矣哉以之事上涖民以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考焉

宋潛溪記九賢遺像曰南軒張子姿貌俊偉眉目聳秀
白而潤豐下少須神采煜然柳冠紗巾道服青阜緣繫
以綰履白坦蕩明白使人望而敬之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南軒易說三卷提要云
此本乃嘉興曹溶從至元壬辰贛州路儒學學正
胡順父刊本傳寫僅始于繫辭天一地二一章卷
端題曰繫辭上卷下而順父序稱魯人東泉王公
分司廉訪章貢等路公餘講論嘗誦伊川易傳特
闕繫辭留心訪求因得南軒解說易繫辭藏寫於
家儼合以並傳斯爲完書乃出示知事吳將刊之
學宮以補遺缺使與周易程氏傳大字舊本同傳
于世云云是初刊此書僅託始于繫辭卷所傳寫
僅佚其上卷之上耳又癸巳論語解十卷提要云
考朱子大全集中備載與南軒商訂此書之語挾
摘瑕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條又訂其誤字二條以

今所行本校之從朱子改正者僅二十三條餘則
悉仍舊稿似乎斷斷不合然父在觀其志一章朱
子謂舊有兩說當從前說爲順後作論語集註乃
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國義仍與南軒說相同蓋
講學之家于一字一句之異同務必極言辨難斷
不肯附和依違中間筆舌相攻或不免于激而求
勝迨學問漸粹意氣漸平乃是是非非坦然其白
不復回護其前說此造詣之淺深月異而歲不同
者也然則此一百一十八條者特一時各抒所見
其相商權之言未可以爲南軒病且二十三條
之外南軒不復改朱子亦不復爭當必有渙然冰
釋始異終同者矣又癸巳孟子說七卷提要云是
書于王霸之辨義利之分言之最明蓋其由左司
員外郎出知嚴州退而居家時作也南軒之出也
以諫除張說爲執政故是編于臧倉阻孟子及王
驩爲輔行兩章皆微有寄託于時事至于解交鄰
章云所謂畏天者亦豈但事大國而無所爲也蓋
未嘗委于命而已故修德行政光啓王業者太王

也養民訓兵卒殄寇讎者句踐也未及周平王惟
不怒驪山之事故東周卒以不振其辭感憤亦爲
南渡而發然皆推闡經義之所有與胡氏春秋傳
務于借事抒義而多失筆削之旨者同有殊焉

南軒講友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

詳見東萊學案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

詳校山復齋學案

說書王先生師愈

詳見龜山學案

賈先生林

賈先生森

合傳

賈林字仲山其先自眞定徙鄭自鄭徙鄆靖康之亂奔

馳江湖閒南軒居湘中先生與兄森並與南軒游南軒
讀書城南先生適亦葺其居日相過也嘗官宜黃主簿
邵州推官所至以能稱調知龍陽縣事未上而卒年五
十三南軒稱先生兄弟友睦愉愉如也森爲零陵守南
軒文集

員先生興宗

員興宗字顯道仁壽人召試擢著作郎中諫奉祠著有
采石戰勝錄與九華集集中多與張南軒陸象山往復
書簡蓋亦講學之家所上奏議毅然抗論指陳時弊多

引繩批根之言李心傳謂歸附既置而垂遣誓御因逐而旋召均輸久廢而驟復此三事皆朝廷所必行而先生矢筆盡言斥逐不悔則其經濟氣節均有實事非徒侈空談者又著雜家辨言

四庫書目提要

提刑祝先生懷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程翠林先生樗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史先生堯弼

史堯弼字唐英眉州人少以古樂府洪範等論往見張紫巖紫巖誦其文大類東坡留館于潭與紫巖子南軒

遊每開以正大之學紹興閒偕其弟堯文登第

四庫書目提要

梓材謹案先生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未授官卒著有蓮峯集

蓮峯文集

易之爲數詳洪範之爲數略詳者顯而略者晦是以或者之有所不見也且彼不知夫九疇之數聖人不足之爲十而止于九皇極之大不加之于初一次二之閒而反列于次五是二者其故必有說也竊嘗推之洪範之數蓋與河圖合河圖則施于天洪範則施于人者也河圖之數本于九獨五取其中而爲之用其所謂五者卽

易之天五其餘八位則五之所統也意夫聖人之初見天下之大事物之眾變故之多而不可以尋常治也是以觀天之所爲神者攬其要以制其治皇極之次五而處于九疇之中者蓋取夫五之爲用而疇之所以有九者蓋本夫河圖之數加之不可爲十損之不可爲八而天地事物之理無所不在是也夫然後聖人處其中建皇極以統治之使其彝倫不至于斁以及于亂此洪範之爲作而天之所以畀禹也

洪範論上

皇極雖均爲一疇然以道觀之其他八疇皆不過入于